



星海集萃

作者简介:邵默夏(1927—2018),原名王乐宾。1937年起参加抗日救国活动,1940年加入青年抗日先锋队并任队长。抗战胜利后来到大连,1956年起任市文联领导。长期担任市文联主席、党组书记、市作协主席,曾主持创办并主编《海燕》文学月刊,1978年领导《海燕》复刊,是大连文学界的重要组织者与奠基人。

是霜雪,还是浪花?

想是昨夜海上涨了潮,海潮爬上了岸,把浪花留在树梢,然后自己悄悄地回到大海里去了。

也许是夜里降了雪。清晨起来,看看庭院里的刺槐,一片白色,心里一愕,再看远处的山岭,也是一片白色,疑惑冬天来了。然而,树下走过来的红男绿女,竟是袒胸露背了。时令已到5月下旬。不是雪,不是浪,是槐花盛开。

一年一度的大连槐花花市就这么不声不响开始了。

刺槐在大连生长得十分广泛,不管是城市或者乡村,没有它不长的地方。又是在同一个时间开花,所以槐花一开各处一片雪白,大连市宛如在花的海洋中。槐花清香宜人,槐花一开,到处飘着香气。这使大连更美,使大连人的精神更加爽快了。

大连无处不可以赏槐,你在大街上走,两边的行道树就是一些开满花朵的老槐。繁花如雪,熠熠耀耀。城里有些楼房,房前房后空地上栽植刺槐,这高大的乔木能够长到四五层楼高。开花时候,洁白的槐花把楼房都淹没了。住在楼里的人,从窗户里伸手就可以采到香喷喷甜甜的花穗。

赏槐时节,沿着槐林葱茏的海滨大道,白云雁水含在深深的槐林中。劳动公园和南山有些老槐,数十米高,树干粗的,一个人难以合抱。

在绿山北麓能观赏槐花形成的涌潮。绿山整个山头长满了刺槐,当北风起时,槐花翻舞如潮,潮自下涌起,步步紧,层层上,然后积成一个巨浪,跃上山头,一下翻过山头,到山南边去了。耳边似乎听到震撼人心的巨大轰鸣。在山下观潮的人,看到巨浪将要涌上山岭时,心里跟着使劲,见槐花浪潮翻过山岭,竟欢呼起来。真壮观哪!

请你再看看鲜花花廊。市内有些街道两旁的行道树,树枝茂,枝丫在街道上空交叉,形成了棚,遮天蔽日。在槐花开放时节,就成了鲜花缀成的花棚。长长的花廊,每天车、马、人从花廊走过,好半天走不出来。花香、花美,不是大自然施予,

赏槐时节

[邵默夏]

最阔气的国王怕也摆不出这样富丽堂皇的场面。

想体味花海里驰骋,那就乘一次长途车,从大连到丹东也可,走哈大公路也中。千里公路,路边是盛开着花朵的刺槐,公路外面的护路林带,也是花满枝头的刺槐。向外延伸,山丘、河汉,目光所至,一片银色。汽车在公路上奔驰,犹如海洋里飞舟。你也就醉了,成仙了。那时你诗兴大发,尽情吟哦吧。

为什么大连槐花开得这样多?这里有一个传说:

那一年,关东山的冬天特别长,特别冷。飞翔能力强的鸟儿都飞到南方过冬了,可那些翅膀短的,羽毛单薄的,还有那些体弱多病的就不行了。它们从北方赶到了大连,被大海挡住去路,心里非常焦急。

一天,一只仙鹤飞过来:“你们为什么不飞啊?这样下去要冻坏的。”有只鸟说:“我飞不动。”“不要紧,我帮你忙。”仙鹤帮助乌鸦,乌鸦飞不多远,就落下来。仙鹤帮助麻雀,麻雀从这座房脊飞到那座房脊,再也离不开那院子。这时候,许多鸟都走出来,黑压压一片,请求仙鹤帮助它们飞过海,飞到南方去。仙鹤一看,愁了。它想啊,想啊,到底想出办法来。它拔下自己的羽毛,给同类穿上。它的诚心感动了上苍,给它拔不完的毛。乌鸦、喜鹊、麻雀、野雉……都分到仙鹤的羽毛,身上都暖和了。

可是天上有一个叫黑毛怪的妖怪半空把仙鹤撒下的羽毛截走了。它要冻死地上的鸟,好吃它们的肉。

熟睡中的刺槐惊醒了,它得帮助鸟类。一夜槐花统统开放了,到处雪白,黑毛怪花了眼,分不清羽毛和槐花,而地上的鸟就把仙鹤的羽毛披到了自己身上。

自此以后,刺槐每年都开一次雪白的花。夜深人静时,幸运的人会听到仙鹤姑娘和刺槐公主在空中谈笑呢……

刺槐以大连为故乡,生儿育女,繁衍后代。但是查过书,大连并不是它最早的故乡。它祖籍北美洲,拉丁文学名是Robinia pseudoacacia,是移居中国的,我国人称它洋槐或刺槐。前者说明它来自外国,后者以外形特点区别于中国槐。我不知道它祖籍生活条件怎么样,大连土层薄,雨量少,它竟不挑不拣住下来,改变自己以适应新的环境,本来是客树,竟成了乡土树了。

槐花是一种蝴蝶形的花,纯净如玉,乳黄色花蕊,甜丝丝的香气。一只只白蝴蝶,首尾相接成为一串,一串串成为一枝,无数串花就成花树了。近看,能见花朵,远看就只见皑皑一片了。真繁荣啊!

大连的花事开始于4月初。最早是山毛桃,当城市尚处春寒困扰时,它已经在街巷飘起绿色或粉色的雾。然后是闹洋洋的电话,我才知道她的状况……姥姥离世时,一直等到我下班,母亲才把消息告诉我。

我们俩仿佛隔着一座山,变得渐行渐远。我翻开和母亲之间的通话记录,上一次通话时间还是在年前,是父亲用母亲的手机给我打电话,告诉我母亲牙疼许久,悄悄去诊所拔了牙,吃了不少药也不见好转,询问我还可以吃什么药。没等父亲说完,母亲连忙抢过手机,一遍遍宽慰我:“我没事,就是小小的牙疼,一点小毛病,不用放在心上,你安心上班就好。”在我所有和母亲通话的记忆里,她从来不会说温柔体贴的暖心话语,更从不向我倾诉生活的难处和身体的病痛,我倒也习惯了她的淡然。

母亲的电话再次响起,她告诉我她找到小区管家,求管家帮忙用手机把证件一张张传给我。那一刻,我的眼泪瞬间落在冰凉的手机屏幕上,我想说谢谢妈妈,竟一时哽咽。

我和爱人办完事情后踏上旅途,只盼列车再快一点,能早点回家陪陪母亲。窗外的风景飞速地向后倒退,我与母亲之间的记忆从我的脑海里翻涌了出来:我刚参加工作,在那个没有手机的年代,列车停靠在老家那座小城。我组织旅客上下车,未能发现她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。列车快启动时,母亲才快速走到我的面前,给我送上一饭盒热气腾腾的饺子。无论我多大,每次从母亲家出来,虽然她不跟我唠叨些什么,却总要送我到车站,看着我上车后才离开。当我需要她时,母亲从来都像早已等在那里,不声不响,不惊不扰,却用那双被岁月磨出茧子的手,稳稳地接住我所有的慌张。

那份不善言辞、倾尽半生的深沉母爱,从未走远,一直藏在烟火日常里,一直就在我的身边。

母爱无言

[李杰]

放在哪儿?”那一刻,我的胸口像压了一块沉甸甸的石头。

我忍不住带着几分埋怨:“我都跟你说了别特意跑一趟,你一着急血压就不稳,怎么就是不听劝呢?”

“闺女,我没事,我打车来的。”年近半百的我,伫立在异乡的街头,没有即将办妥事情的轻松和欢愉,只有满心的愧疚与酸楚。半生积攒下来对母亲的疏离、埋怨与不解,在这一刻,尽数化作深深的自责。

从小到大,我与母亲似乎从来没有过旁人那种亲密无间、无话不谈的温情场景。儿时,因为母亲工作忙碌,我便被寄养在姥姥家。年少懵懂的岁月里,总觉得母亲对我疏于陪伴,不够疼爱我。她只是偶尔为我做过几顿饭,陪我过生日更是屈指可数,别提生日礼物了。让我无法释怀的是,从小我一直有一个当老师的梦想,可是母亲执意让我报考铁路院校。最终,我遵从了她的意愿,成为一名铁路职工,常年奔波在列车之上。从那以后,我的人生轨迹便走向了另一个方向。

每次和母亲在一起吃饭的时候,我总会向母亲说,你看我的同学他们都上大学了,大学毕业后有了自己喜欢的工作,他们的文化程度比我高……当我谈及我的同学时,母亲从来一句话也不说。结婚后,由于我常年奔波在列车上,再加上我家离父母家比较远,我探望母亲的次数越来越少,彼此之间的交流也很少。即便母亲后来有了手机,每个月我也只能给她打上两三个电话,通话永远是简单的几句寒暄。

我总是说:“我挺好的,现在工作比较忙……”而母亲也永远都是那句:“我身体挺好的,不用你操心,工作要紧。”

母亲知道我在列车上奔波劳碌,作息不定,从来不会轻易打扰我。有一次,母亲独自乘坐公交车时突发高血压头晕不适,还是热心的公交司机发现异样,拨通了我

红杏,娇弱的樱花,遍布城乡的苹果花、梨花,等到桃花开放时,市郊丘陵上就像抹上一层红霞。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,真可谓百花齐放,竞芳斗妍了。

5月初开始有一个间歇,到处生长绿色,昼夜不歇地长。时令已届初夏,似乎花事再也不会了。就在这时槐花突然爆开,这次面积大,清一色,持续时间长。那些高大的刺槐,昨天还是一树新绿,毛茸茸的嫩叶,一觉醒来,竟是满树银花。这景象使你惊愕,使你感叹。蜂来了,蝶来了,槐花闹哄哄地开着,日子红火透了。可是这样轰轰烈烈闹一阵,数日之后就落得干干净净,枝头上不留一点儿痕迹。替代的是新长出来的朴素的叶子,不再为人们注意了。后来经过树下的人,看到这灰色的枝梗,想不到在这里曾闹过热闹的花市。而它,安静地做着梦,孕育着新的生命,等待迎接明年的花市。

槐花盛开给大连人带来喜悦。那些日子,游园赏花的多了。孩子们摘花吃,吸花蕊里的蜜。爬上树把脸埋在槐花里闻香,摘取一些花,编成花冠,戴在头上,美丽得像公主。

老太太选取鲜嫩的花穗,调上苞米面,蒸“嘟噜”吃。槐花曾经帮助人民度过饥荒。今天也不忘旧日情道。

最忙的要算养蜂人了。差不多在5月中旬,许多通往大连的汽车、火车、轮船,载来蜂箱,千条路线奔大连,就为了赶这花市。谁也说不清开来多少车船,运了多少箱蜜蜂。大连到处是花,空气里含着蜜。大连到处摆满了蜂箱。经海路运来的,船到码头,陆地上没处摆了,就把蜂箱摆在码头上,蜜蜂勤劳,多远也能找到蜜。

孩子时听大人说,酿蜜需要采浪尖的水。果真如此,养蜂人把蜂箱摆在码头上,那些冒着危险采浪花工蜂倒是可以节省点儿体力,减少些牺牲了。

曾经一度议论过槐花可否作为市花。于是有人诉说它经不起台风。有过几次,台风上岸,房倒树折。马路上铺满打碎的槐树叶,刺槐歪七斜八地倒在大街上,不清理车是通不过的。人们印象极深,连说不行、不行,这种性格当不了市花。还有槐树材质不好,更不要说它浑身有刺了。槐花不行,改选别的,于是选上了月季。待全国各地相继公布市花一对照,许多城市的市花是月季,于是有人抱怨。选市花市树本应选代表自己特征的,那托物不过是讲一种精神吧。难道月季就没有缺点?全中国有哪一个城市同槐花联系这么紧?大概,只有一个大连了……

大连的槐花花市,愿你永葆迷人的风采。

(原载1989年5月26日《大连日报》第三版)

索迹

寻访苏轼足迹之第一次出川记 ②



金牛古道上的时空交错

[青娅娅]



古道与今道并行。

第三日,来到德阳。

蜀道难,难于上青天。

古时,连接关中与巴蜀的交通是以“北四南三”的线路布局的。所谓古蜀道,特指秦汉至明清时期,穿越秦岭、大巴山,连接关中平原与成都平原的道路集群,以汉中为中间站,分为南北两段。北段是越秦岭的4条要道,分别是子午道、褒斜道、褒斜道、陈仓道,其中陈仓道因“明修栈道,暗度陈仓”的典故广为人知。南段是越巴山的3条线路,分别为金牛道、米仓道、荔枝道。其中,金牛道最为重要,是古蜀道的核心主干道,从汉中经广元、剑门直达成都。而荔枝道则因“一骑红尘妃子笑”而闻名,它南起四川涪陵(今重庆涪陵),北经达州、巴中等地至汉中,全程约千里,是唐代专为运输岭南荔枝到长安修整、拓宽而成的。



金牛古道遗址。



德阳白马关。传说“白马关”三字为苏轼所题。

广义上的蜀道范围更广,泛指所有通往四川的道路,包括经长江三峡的水路,以及以成都为起点的南方丝绸之路,涵盖川陕、川渝、川甘等多条通道,是古代西南地区交通大动脉。

古蜀道多由土路、栈道、石路组成。一路高山林立,飞瀑湍流,“连峰去天不盈尺,枯松倒挂

倚绝壁”……李白的《蜀道难》形象地描绘出行走古蜀道之上的难,“黄鹤之飞尚不得过,猿猱欲度愁攀援”。

金牛古道北起陕西汉中,南至四川成都,全长约600公里。其历史可追溯至战国时期,其名来源于“石牛粪金”“五丁开道”的传说。相传战国时期,秦惠王欲伐蜀,但因道路艰险无法通行,为诱使蜀国开山修路,命人雕刻五头石牛,并谎称这些石牛能排泄黄金。蜀王信以为真,遂派遣五丁力士劈山开路,将石牛迎入蜀国,秦军随后沿此路攻入蜀国。后人便将这条路称为“金牛道”或“石牛道”。

金牛古道是四川境内保存最完整的古蜀道,沿途遗存大量珍贵历史遗迹,如明月峡古栈道、千佛崖摩崖造像、昭化古城以及被誉为“世界陆路交通化石”的翠云廊古柏群等。

这条道是古时人们出川的第一站,也是入蜀的最后一站。宋人出蜀,往往在德阳踏上金牛古道,经绵阳、剑阁、广元,至明月峡翻越大巴山,过勉县到汉中,然后走褒斜道穿秦岭达眉县,进入陕西境内。

苏家父子三人便是从金牛古道上出川之路的。

寻访苏轼足迹,重走古蜀道,我在德阳白马关,走上了金牛古道。

德阳白马关,原为鹿头关、绵竹关,是中原进入蜀地的最后一道关隘,自古,兵家必争。后来,因三国故事而得名。

城楼上“白马关”三字据说是苏轼写的。古道青石铺就,深深的辙印还在。

今人在古道旁重新修了路,古道与新路并行,左边走着我,右边走着时间。

经过古驿栈,“五牛粪金”的雕刻立于道上……白马关景区内全长4.7公里的金牛古道上,只走着我一个人,可我分明能感觉到近千年前这条路上的车马喧嚣,苏洵带着苏轼、苏辙兄弟俩意气风发地与我同行……

道路,连接起过去与现在,把人和命运推向更远的远方。

天气预报有雨却没下,四川盆地的9月,依然闷热潮湿,东北人真心受不了。蚊虫成群结队地往身上扑,只能不停地喷洒驱蚊水,把自己整得好像一个行走的化学武器。

金牛古道是连接蜀地与中原的咽喉通道,也是“蜀中有事,千里金牛皆战场”之地。走蜀道,必然要走进三国故事里,走进英雄与枭雄的战旗猎猎、剑胆琴心里……

德阳广汉的雒城下,“凤雏”庞统中箭身亡。今白马关景区内建有庞统祠,是“国保”单位。其墓状如将军盔样,墓旁,传说中的“的卢”白马前蹄跃起,仰天嘶吼,似仍在万马军中。金牛古道上有一处名为“落凤坡”的地方,立有庞统血墓,据说里面埋着他中箭落马时的血衣。

在这里,真实的历史和演义里的故事重叠、交织,亦真亦幻,如歌如泣,静静地传递着蜀汉英雄追求天下统一的悲歌与豪情。

就这样,走完了德阳段的古蜀道,也完成了一次超越时空的足迹重合与心灵对话。

明天,此行的第四天,去金牛古道的第二站绵阳。

据说,今秋又一场重量级的华西秋雨要来了。其实,还挺期待能实地感受一下“巴山夜雨”与旅人之间的象征意义。

当年,李商隐写过。想必,苏轼也见过吧!

随笔